

中华历代帝王传



千古一帝

秦始皇传



曹金洪◎编著



团结出版社

《中华历代帝王传》



千古一帝

秦始皇传

曹金洪◎编著



团结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秦始皇传 / 曹金洪编著. — 北京 : 团结出版社,
2015.8

ISBN 978-7-5126-3740-5

I. ①秦… II. ①曹… III. ①秦始皇(前 259 ~ 前
210) — 传记 IV. ①K827=3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176312 号

出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出版社)

(010) 65238766 65113874 65133603 (发行部)

(010) 65133603 (邮购)

网址: <http://www.ti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出版社)

fx65133603@163.com (发行部邮购)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 北京楠萍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155×220 毫米 1/16

印张: 25

印数: 3000 册

字数: 370 千字

版次: 2016 年 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6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126-3740-5

定价: 29.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卫国吕不韦	弃商助异人	1
第二章	献上美人计	子楚即皇位	13
第三章	出兵东周国	嬴政即皇位	25
第四章	嬴政察民情	狩猎遇美女	32
第五章	李斯初登场	嬴政拢人心	47
第六章	又遇美娇娘	身世遭揭发	59
第七章	屠杀反叛军	血洗甘泉宫	72
第八章	将太后迎回	除去吕不韦	83
第九章	收回逐客令	私访遇贤人	95
第十章	深夜访韩非	赵高欲加害	109
第十一章	韩非遭杀害	献计杀李牧	120
第十二章	李牧被除去	血洗邯郸城	133
第十三章	太原识李信	荆轲刺秦王	147
第十四章	王翦欲请辞	水淹大梁城	162
第十五章	老将灭齐国	秦统一天下	175
第十六章	扶苏救婢女	嬴政定国策	188
第十七章	扶苏遭痛斥	高渐离击筑	201
第十八章	秦始皇封禅	兴建琅琊台	213
第十九章	痴迷长生药	尉缭急出走	225
第二十章	建馆舍炼丹	胡亥献手指	237
第二十一章	害扶苏不成	准备再加害	250
第二十二章	以羊车代步	无心闯大祸	261
第二十三章	装神又弄鬼	始皇遭刺杀	273
第二十四章	杀害两道士	嫁祸给扶苏	284
第二十五章	第三次巡游	遭女子刺杀	298
第二十六章	继续巡游中	偶遇两道士	309





第二十七章	苦心等道士	赵高暗操作	319
第二十八章	始皇筑长城	巡游遇险境	334
第二十九章	命在旦夕间	突然获人助	344
第三十章	来到杜衡府	侵犯匈奴女	356
第三十一章	王氏皆装病	破敌无良策	366
第三十二章	无将征沙场	残暴日渐重	376
第三十三章	秦始皇驾崩	赵高改遗诏	387

第一章

卫国吕不韦 弃商助异人

卫国有一个十分会做生意的吕家，吕家的大少爷吕不韦在经商方面比其父更胜一筹。当他在意外遇到从秦国来的人质异人之后，心中已有了自己的打算。

他利用一次宴会让自己的已经怀孕的爱妾赵姬与异人发生了关系。为了讨好异人，吕不韦决定把赵姬让给异人。

三天之后，吕不韦为了向异人表示自己是真心想要将赵姬送予他，就将邯郸城内各个有权势的政要以及与异人一样在赵国为质的各国公子都请了过来，为赵姬与异人摆起了婚宴。吕不韦知道现在异人在赵国为质，生活上自然不会富裕，因此就在自己的府里开设了宴席。

在这些宾客中，最热闹的当然是那些与依然同病相怜的质子们了。他们都生活在异乡，而且身上有着守护两国关系的重大责任。寄人篱下的生活让他们变得十分小心谨慎，生怕自己的某个言行不妥招来两国的战争。今天，同为质子的异人却娶了赵国的大美女，不觉让他们有了扬眉吐气的骄傲感。

就在这一片喜气洋洋的气氛中，突然一个长得又黑又壮的汉子闯入了厅堂之中，就连吕家的家奴吕小宝等人都没法阻止，那人边走边叫嚣着：“吕不韦呢！快让吕不韦出来见我，居然发生了这么大的事也不通知我一声！”

一直忙着招呼客人的吕不韦终于发现了这个站在自家大声嚷嚷着要见自己的人，看到此人之后，吕不韦刚刚的笑脸一下子沉了下来，仿佛那笑脸从没出现在自己的脸上一般，疾步走到那人面前，冷冷地说道：“王保，今天可是赵姬的大日子，我警告你不要在这儿乱来，否则不要怪我不留情！”

“好！好！”那个叫王保的人看到吕不韦走了过来，一下子没了气势，开始讨好地说道：“上一次我外甥女出嫁的时候，你就没跟我说一声，现在你把她给了别人总要通知我一声吧！我毕竟是他的亲娘舅啊！”





看到王保卑躬屈膝的样子，吕不韦对他更加不屑，瞧了他一眼道：“哼，你还有脸称自己是赵姬的娘舅，你尽过一天当舅舅的责任吗？今天本是大喜之日，我也不想让你把事闹大，你快说，到底想要什么，是不是又缺银子了？”

“哈，还是你聪明，一点即透，那我就实话实说了。”王保忽然变成了一副低三下四的嘴脸，可怜巴巴地冲吕不韦说道：“唉，这几天一直手气挺背，逢赌必输，如果你手头宽裕，先借给我一点儿，等翻了本之后我马上还你！”

“哼，谁要是相信你的话可就真倒了大霉了，每次你跟少爷借钱时不都这么说吗？”一名年轻的家丁在王保的身边冷嘲热讽地说道。

“你这狗奴才，这哪里你的事……”

王保恶眼一睁，就要冲着那家丁叫嚷，却被吕不韦挥手打断，因为有几名宾客已经向门口这边张望了。吕不韦伸手从袖中摸出一块金子，塞给王保，小声地说道：“行了，你快走吧，别在这里丢人现眼了！”

王保用手不住地掂量着那块金子，嘴里不停地咕哝着，好像是嫌吕不韦给的金子太少了，吕不韦没好气地说道：“赶快拿着金子走吧，你要是再纠缠不清，以后休想从我这里拿走一分钱！”

“好，好，我走还不行吗？”王保装出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作势要往外走，忽然却又醉眼圆睁，不住地向厅堂内的宾客们身上搜寻着。

“你已经拿到钱了，你到底还想干什么？”吕小宝一边说着，一边和那几名家丁一起推搡着王保往外走。

“新郎官在哪呢？他还没向我这个当舅舅的行礼呢，不能就这样把我外甥女娶走啊？”

吕不韦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猛地一挥手，示意吕小宝他们赶紧把王保拖走，但眼光奸猾的王保一眼便看见了坐在中央的异人，因为异人正穿着鲜艳的新郎装。也不知王保从哪儿突然来了一股蛮劲，猛地挣脱了吕小宝等人的拦阻，径直向异人冲去。

“哈，小伙子，长得还挺不错，听说你还是秦国的王孙呢，可那你也得先跟我这个作长辈的打声招呼吧！”

正在和一群质子们推杯换盏，把酒言欢的异人猛觉肩膀被人拍了一下，猛回头，却见一名40多岁的黑壮汉子正涎皮赖脸地站在自己的身后，而吕不韦也急匆匆地赶了过来。

“敢问贵客尊姓大名，不知你找异人有什么事？”

“我们以前从未见过面，你不认识我也情有可原，现在我自报家门吧，



告诉你，赵姬是我的外甥女，你是我的外甥女婿，论理你还要叫我一声舅舅呢！”王保不无得意地说道。

“这……”异人也不知道从哪里突然又冒出来一个赵姬的舅舅，当下犹豫不决，只能用求救的眼光看着吕不韦。吕不韦生怕当众闹出什么纠纷，只得轻轻点了点头。异人见吕不韦点头承认，虽然心中诧异，但仍旧恭恭敬敬地说道：“舅父大人，异人有眼不识泰山，既然您来了，敬请上座，异人敬你一杯。”

“啊，这就不必了，我现在已经是酒足饭饱，你的喜酒我也不喝了，今天我来是想求你一事情的。”

“不知是什么事情，舅父大人请直说，只要异人能办到的，一定不会让舅父失望。”

“你放心吧，你新婚大喜，舅父不会为难你的，实不相瞒，舅舅我最近手头比较紧，想跟你借点儿钱周转周转，等有了钱之后我再还你。”王保恬不知耻地说道。

“这……”异人一听对方要跟自己借些钱使，登时窘得脸色通红，尴尬不已。原来他为质于赵之后，所需花费大多由赵国官家及一些商贾补给，生活倒也宽裕自由，但近来秦赵交恶，他的日子也不好过了，手头一点儿钱也没有，王保的要求可正揭了他的短。

吕不韦知道王保的目的无非是多要点儿钱，连忙从身上又掏出一大锭金子塞在他手里，王保顿时眉开眼笑，乐颠颠地说道：

“嗯，不错，不错，这才像话嘛！我说外甥女婿，你的运气还真不赖，不但能娶到我那美貌贤良的外甥女，还有这么个大财主肯帮助你。”

随后，吕小宝等人赶紧把王保弄出了吕府，而且吕不韦还嘱咐吕小宝，只要以后王保再来找麻烦，就把他乱棍打出去。

异人幸得吕不韦解围，这才摆脱了刚才的尴尬。不过是如此，他还是感觉心里不舒服。再怎么说自己也贵为秦国王孙，谁知竟会被区区一点钱给难住。

“唉，我说老兄，算了吧，你何必闷闷不乐啊，不管怎么样，有个这样的富商帮助你，你可比我们幸运多了，你应该感到高兴才对，毕竟我们是人在屋檐下嘛？等到有朝一日我们回国继承了王位，我们不照样也可以风光于天下吗。来吧，喝酒吧！”齐国的质子举着酒杯规劝他道。

“是啊，别傻了，老兄，你别整天都这么垂头丧气的，你要学会为自己拼搏，要不然你连自己的女人都保不住。”韩国的质子也劝他道。

异人苦笑了一下，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这两个人的话的确深深地触动



了他。是啊，如今自己为质于邯郸，在赵国也没有地位，在秦国之内，自己的祖父昭王和父亲安国君也不喜欢自己，如果没有别人帮忙，养活自己都难，更不用说去保护自己那美丽温柔的妻子啦。

夜阑天寒，酒终人散，来参加婚宴的客人们都一个个告辞而去，异人却喝得烂醉如泥。他踉踉跄跄地站起来要回家去见赵姬，吕不韦上来想要搀扶他，却被他粗暴地推在一边。在吕不韦的一阵错愕之中，异人跌跌撞撞地冲出门去。但是，可惜的是他脑后面并没有长眼睛，否则他就可以看到吕不韦的嘴角边正浮现出一丝得意且略带狰狞的微笑。他之所以要这样大肆操办异人和赵姬的婚事，其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都知道异人和赵姬的婚事，那样赵姬腹内所怀的他的骨肉也才能顺理成章地成为秦国王室的子孙。吕不韦对异人粗暴的举动虽然多少感到意外，但他知道，异人是少不了让他帮忙的。

异人一路冲出吕不韦的府第，不知不觉之中，两行清泪已经顺着他的脸颊滑落到冰冷的寒气之中。刚才的尴尬境地深深地刺痛了他的自尊心。虽然他这么多年一直算是在邯郸城内苟且偷安，但现在情形不一样了，他已经有了自己的娇妻，如果自己仍旧像以前庸庸碌碌地过下去，那么也许连自己的娇妻都无法保全。

在湿滑的雪地上，在不知跌倒了多少次之后，异人终于到达了他的新家。赵姬正坐在床边痴痴地等候着异人的回来。虽然她还有些挂念与吕不韦的旧情，但异人的英俊挺拔和善解人意已经渐渐攫取了她的芳心。和异人在一起，她更多地感受到的是异人的关怀体贴和一种难以割舍的灵肉交融，而不是与吕不韦在一起的那种威严和近于施舍的感情。

门“砰”的一声开了，异人失魂落魄地冲了进来，赵姬揭去头上的轻纱，慌忙跑到异人的面前，关切地问道：

“公子，你怎么啦？”

异人望着赵姬，把刚才酒宴上的事告诉了她，而后颇有些凄凉无奈地向赵姬道：

“赵姬，你说我该怎么办，我在这里无权无势，连你舅舅的些许钱财都不能满足，又怎么能保护你的安全呢？”

“咱们不是有先生帮助我们吗？”赵姬不无轻快地说道。

“就是因为有他帮助，我才觉得更难堪，再怎么说我也是堂堂大秦国的王孙啊！”

“那你想怎么样？”眼前异人失魂落魄的样子多少令赵姬感到有点儿失望，她在吕不韦那里可是从来见不到这种可怜相的。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异人轻轻地哭泣着,竟然伏在了赵姬的怀中。

“那好,”赵姬猛地一咬牙,双手抓住异人的肩膀,扶起他的上身,坚定地注视着目光游离的异人,口气坚决地说道:“好,既然你不想让吕不韦帮助,那么我就给你出个主意,不知你同意不同意?”

“你先说说看。”

“放弃你的功名和地位?”

“放弃我的功名和地位……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对,放弃你的功名和地位,我们即刻搬出这座房子,远走他乡,找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重新安顿我们的生活,你看这样行不行?”虽然只经历了几天的时间,但她已经渐渐开始心仪于面前这个瘦削却颇为英俊的年轻男人,也许这多少因为吕不韦对她的绝情,但她觉得自己应该和这个男人在一起。

“好,咱们马上就走,找一个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亲手开创属于我们自己的新家。”异人抬起头,斩钉截铁地说道。

“那我立即收拾东西,咱们明天早晨就出城而去,那时我们就什么都不管了。”赵姬也有些兴奋地说着。

但是,随即异人又面露难色。赵姬一看自己的相公似乎有难言之隐,赶紧询问原由,异人踌躇半天才说道:“你我虽然可以离开此地去寻找一方净土,但是事实上是行不通的,其一,我到赵国来是当质子的,如果我不辞而别,我的祖父或者其他人一定会寻找理由与赵国开战,届时就会有无数无辜百姓死在战争中;其二,当今天下大乱,根本就无处寻找安逸之所。”

赵姬觉得异人的话十分有道理,很佩服自己的夫君在情急之下居然能静下心来思考此事,于是赶紧询问异人是否有何良策。

异人看到赵姬对自己欣赏的眼光,心中十分高兴,对于对策自己早就想好:“我们不走,就待在此处,邯郸毕竟是赵国的都城,要比其他地方安全许多。”

“那么我们还要接受吕不韦的帮助吗?”

“这个……”

赵姬回想自己毕竟要比异人更了解吕不韦这个人,猜想着吕不韦帮助异人一定有自己的目的,因此才会把已经怀孕的自己作为交易的筹码送给异人。于是马上对异人劝说道:“算了,不要再为这件事犯愁了,我想吕不韦要帮你一定是今后有求于你。现在你身处逆境,接受他人的帮助也在所



难免，等到日后回到秦国，掌管大权之后，你一定能够成为一代明君。”既然自己现在已经是异人的人了，自己就应该多多鼓励自己的丈夫，这样才能让自己活得更好，让吕不韦后悔把自己送给别人。

“话虽如此，不过虽然我父王现在已身为太子，但我的母后夏姬生性刚直，不得父王宠幸，只怕我回国之后也没有什么出头之日。”异人颇为感伤地说道。

“事在人为，你没有去做过，怎么知道没有什么出路，现在你要做的事情就是抓住一切机会尽早回国并力争成为掌权者，否则你恐怕连臣妾都保全不了。”赵姬语言略带抽咽，让人听到便顿生无限怜意。

“赵姬，你放心，为了你，我也不会庸庸碌碌地活下去，我一定要出人头地，让你成为天下最幸福的女人。”

说着，异人一把揽住赵姬的纤腰，拥入自己的怀中，轻轻地但却殷勤地吻着她洁白的脸颊、嫩红的双唇和修长的玉颈，而赵姬也极其满意地向他展示着女人特有的香醇，拉着他靠近床边，引导着他亢奋地进入女人的神秘之处，让他和自己都尽情地体会两性生活的快乐。

良久，当他们都获得了足够的快乐之后，他们继续相拥着，体味着对方肉体的感觉，商量着今后的出路。最终，他们决定利用吕不韦雄厚的财力去打通异人回国并掌握大权的所有障碍，而在这个过程之中，异人必须要虔诚的做出一副有求于人的样子，因为吕不韦是他们现在唯一的而且是最有力的依靠。

次日一大早，异人便急不可待地去找吕不韦，一脸诚恳的请求吕不韦去帮他打通关节，吕不韦正巴不得他来找自己，自然满口答应下来。

送走了异人，吕不韦立即前往他所认识的一些赵国政要家里，婉转打听到了关于异人的一些情况，这时他才知道虽然异人的父亲安国君现在已是秦国太子，但异人母子并未得安国君的宠幸，不过幸好安国君的宠妃华阳夫人一直没有子嗣，如果机缘巧合，或许异人还有机会执掌大权。当下，吕不韦打定主意，他要携带金银财宝到咸阳去为异人打通关节。

数日之后，一路风尘仆仆的吕不韦出现在繁华的咸阳街头。打听了半天，他才找到了华阳夫人的弟弟阳泉君的府第，连忙前去拜见，却被门人拦住，根本不让他进。后来他使了许多钱财，这才哄得门人笑脸，进去给他禀告了阳泉君。

阳泉君大刺刺地在偏厅会见了吕不韦。阳泉君生得面皮白净，心宽体胖，颌下胡须稀疏。虽然生得一副富态相，但一看便知是一个身大无脑的人。吕不韦强忍住心中的怨气，先送上自己的见面礼，然后施礼说道：



“小商乃阳翟人吕不韦，今日冒昧前来拜访大人，请大人海涵。”

阳泉君一见吕不韦出手阔绰，礼物价值不菲，脸上这才有了点儿颜色，在椅子上欠欠身问吕不韦道：“你来找我有何事啊，是不是想在咸阳做生意啊？”

“不，不，小商虽然与贵国也有商业上的往来，不过这次来并非是为了经商，而是另有目的。”

“噢，你们作商人的还有其他的事情吗？”

“您说笑了，但不知大人是否听说过‘居安思危’这句话呢？”

“这句话连三岁的小孩子都知道，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大人，虽然您知道这句话，但依小商看来，大人恐怕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啊。小商虽然刚来咸阳几天，但却对大人的威名已经再熟悉不过，因为市井之中就不断有人谈论起大王您啊！”

“那当然啦！”阳泉君洋洋自得地说道。

“话虽如此，不过请恕小商斗胆问一句，大人您有今日之威名是不是完全靠一己之力而毫无君姊之功？”

一听吕不韦有此一问，阳泉君立即收起刚才的得意之态，睁大眼睛瞪了吕不韦半天，这才支支吾吾地说道：“嗯……这个问题嘛，怎么说呢，如果不是借助吾姐之力，我虽然也能达到今日的地位，但恐怕还要多花上几年的时间。”

吕不韦暗笑阳泉君嘴硬，但是依然笑着对其恭维道：“现在大人位高权重，府中更是有家仆无数，无数名士也投奔到了大人府上，而且大人的姐姐更是贵为太子宠妃，日后一定能当王后，但不知大人是否想过，现在大人的姐姐还无子嗣，即便以后成为王后，然而一旦其夫君百年，她一定会因为没有依靠遭人冷落，而且长王孙子侯一直对王位虎视眈眈，万一他日以此为借口进行谋反，一定会让朝廷大乱，大人也一定会因此受到排挤。”

阳泉君听完吕不韦这番话之后犹如醍醐灌顶，一下子站了起来，惊慌失措道：“我一直以为自己现在已经成就了万年不败的基业，没想到今日听君一席话才幡然醒悟过来，不知先生有何高见，我愿洗耳恭听。”

吕不韦一听，自己的计谋已经得逞，于是就提议道：“大人，我乃一介商人，对天下之事并不怎么关心，但是依照我这些年从商的经验来看，人必先筑高枕，而后方可无忧，大人也要赶紧为自己筑起高枕啊！”

“是，是，可这高枕应该怎么筑啊！”

“大人，您的姐姐现在虽无子嗣，但她可以过继一位德才兼具的后辈中人为螟蛉义子，到时此子继承安国君的王位，从而就可以绝了子侯等人的



恶念，大人不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吗！”

“啊，好计，好计，不过我也不知道宫中后辈诸人谁适合这个位子啊？”

“如果大人没有合适的人选，小商倒有一人可以考虑，小商在邯郸之时曾碰到一个贵国遣往邯郸的质子，名叫异人，此子生性诚实笃厚，而且颇为仰慕华阳夫人之母仪威严，不知大人意下如何？”

“啊，是他啊，我倒知道这个人，不过当初遣他为质于邯郸之时，听说他的母亲夏氏对我的姐姐及其夫君都颇有微词，他恐怕不太合适。”

“大人有此一虑也不足为奇，小商对此也略有耳闻，不过小商的意见恰好和大人相反。当初以异人为质前往邯郸乃是昭襄王之意，与汝姐及其夫君毫无干系，他定不会以此为忤，而且异人身在邯郸，饱受人情冷暖，其境遇可谓凄惨，如果夫人在此时收其为螟蛉义子，给他以关怀仁爱，他一定会对夫人感恩戴德，绝无二心。”

阳泉君听后连连点头，但他却说此事还要等着看他的姐姐华阳夫人的意思，不过幸好几日后他就要进宫去见自己的姐姐，直陈此事。吕不韦连忙拿出自己花费重金购得的珠宝首饰，交给阳泉君，托他转交华阳夫人，以期得到华阳夫人的好感。

随后，吕不韦告辞出了阳泉君的府第。然而他并没有歇息下来，而是继续以重金贿赂一些朝中大臣，让他们在咸阳城内传扬远在邯郸的异人是如何的仁义德行，贞节操守。他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让全秦国的人都知道异人的存在，都知道异人是一个非常完美的王室接班人。

四月之后，阳泉君给吕不韦带来了好消息：华阳夫人听了关于接收义子之事以后颇为动心，决意要亲自见吕不韦一面。吕不韦听后大喜，又准备了一番，这才前往东宫太子府去拜见华阳夫人。华阳夫人生得娇美大方，虽然也已有些年纪，但却更显雍容华贵，而且一看便知她不似其弟阳泉君那么肤浅粗陋。吕不韦到时，华阳夫人已经备好了便宴坐候，而且并无他人。

吕不韦恭恭敬敬地献上了自己的礼物——挂用硕大的珍珠串成的项链。华阳夫人虽然阅宝无数，但像吕不韦所送的这么一串项链，而且每颗珠子都硕大滚圆、光洁可人，却还是头一次见到。不过诧异归诧异，她随手接过了礼物放在一边，示意吕不韦坐在桌边，有些冷淡地扫了吕不韦一眼，而后语气平静地问道：

“不知先生此来咸阳所为何事？”

对于收纳义子之事她竟然只字不提。



吕不韦一见对方打太极，只好自入正题。略一沉吟之后，他开口说道：“敢问夫人现在有儿子？”

“我原来还曾育有一子，但后来不幸夭亡，从此我也再无生育。”一听吕不韦问及子嗣，华阳夫人也有些黯然。

“夫人，”吕不韦见状连忙又说道：“小商听说以色列人者，色衰而宠尽。虽然现在夫人受宠于太子殿下，但后嗣之事体大，殿下终会立他人为王储，而夫人也会因此失去宠幸。夫人何不趁此机会收一合意子侄后辈为义子，不论形势怎样，夫人仍能执掌后宫，不知夫人意下如何？”

听完吕不韦这番话，华阳夫人长叹一声，有些无奈地说道：“其实我也曾有此想法，可惜子侄后辈之中没有一个合适的，我也只能徒呼奈何了。”

“小商耳闻长王孙子偃一直对王位虎视眈眈，而且还一直对太子殿下怀有敌意，以为他才是真正的王位继承者，夫人，此子有此贼心，万一殿下百年，夫人绝难逃其诡计阴谋的暗算，收子一事刻不容缓啊！”

“本来我已无有此意，今日听先生一言，这才虑及万一我在宫中失势，那么我的诸多亲友也势难逃脱小人辣手，不知先生有没有合适的人选作我的义子？”

吕不韦一见火候已到，连忙趁势说道：“小商与贵国遣于赵国的质子异人曾有数面之缘，此人德才兼具，而且极想亲近夫人母仪，如果夫人能收纳其为义子，终可一生享受大秦国的无尽恩宠。”

“异人为质邯郸数年，并无甚恶行传入咸阳，想来德行应当不错，不过其母夏姬当初执拗地认为是我和夫君力主让异人去赵国，因此对我们夫妇出言忤逆，甚是无礼，殿下也已冷落她多年了。”

“敢问夫人，殿下是否因夏氏姿色平庸才将其冷落呢？”

“非也。其实夏姬生得也姿容窈窕，样貌可人，亦是一难寻美女，只因她生性执拗倔犟，出言无忌，因此才被殿下冷落。”

“那样就更好了，当初夏氏夫人会因其子远遣而迁怒于夫人，而今也定会因其子受惠于夫人而容颜欣悦。子为母宝，夫人收其子为义子，夏氏夫人到时也会感念夫人恩赐，夫人到时再因势利导，使其重得殿下宠幸，从而效仿娥皇女英之佳话。到那个时候，其母子尊荣皆由夫人一手所赐，他们还会对夫人心生异志吗？”

华阳夫人听后连连点头称是，嘴里也不住地感谢吕不韦。吕不韦正自高兴，忽见华阳夫人脸色一冷，只听她冷冷地问道：

“妾身十分感念先生的赐教，但我绞尽脑汁也想不出先生能获得什么利益，不知先生为何对此事如此热心？”



吕不韦心中“咯噔”响了一下，华阳夫人果然并非泛泛之辈，幸亏他早有打算，当下异常平静地说道：

“小商虽然常往来于各国奔走经商，但却久闻夫人与安国君殿下以仁义德行而昭示天下，而且颇有大志，而小商也与贵国有很多商务往来，如果大秦之朝鼎落入他人之手，那么不但会使黎民百姓惨遭涂炭，小商的生意也会受到很大的影响，所以小商才会对此事如此在意。更何况大秦地域辽阔，近年更是经济繁荣、物庶民丰，隐隐现出一派王者风范。如今许多的商人都像小商这样苦于战事频繁而无法扩大自己的业务，盼望四海之内能一统于一国之境，而这个光耀千古的大业恐怕就落在安国君殿下及其一脉上了，夫人您说小商会一点好处都没有吗？”

听到吕不韦如此一说，华阳夫人的脸色才放松下来，而且更让她高兴的是吕不韦话语之中已把大秦国喻为天下王者。二人又谈论了一会儿，华阳夫人让吕不韦先回驿站等候消息。

夜幕低垂，安国君从昭王处回到东宫。近日以来，他一直陪伴于昭王左右，向昭王学习治理天下的功夫。今天他回来之后心情非常好，一直面带笑容，华阳夫人见状忙说道：

“最近几天臣妾总是听闻宫中近侍们谈论说现在朝野内外都盛传为质于赵的异人德行高洁，义昭天下，往来交游于秦赵之间，颇多功劳，很多人都对其赞不绝口。”

“嗯，”安国君点点头，接口说道：“这种说法我近日也颇多耳闻，许多朝廷重臣都对异人赞誉有加，今日爱妃亦有此言，想来是不会错的了。”

其实，之所以有许多朝中大臣都对异人颇多赞誉，完全是看在了吕不韦的钱财的面子上，安国君当然不知道其中的奥秘了。“殿下，臣妾有一请求，万请殿下答应。”华阳夫人“扑通”一声跪倒在地，眼睛深情地凝望着安国君，不知不觉之中已是潸然泪下。

“爱妃有话尽管说来，无论你有什么要求，我都一定会答应的。”安国君还从来没有见过自己的宠妃如此动容，心中颇为怜惜，连忙俯身把她搀了起来。

“殿下，”华阳夫人泪落腮边，抽咽着说道：“臣妾承蒙殿下垂爱，不但对臣妾怜惜有加，而且让臣妾主持东宫内政，无奈臣妾福薄，命中无子，实在是负有殿下垂爱，不但不能以臣妾之身延续嬴氏香火，而且也不能享受天伦之乐，此事常常萦绕于臣妾心头，让臣妾苦恼不已。”

“爱妃且莫哭泣，你刚才不是说要有求于我吗？但能缓解爱妃之忧伤，我一定会答应的。”安国君一边抚摸着华阳夫人丰腴柔软的后背，一边安抚



她道。

华阳夫人闻言停止了哭泣，目光之中饱含柔情，慢慢地说道：

“殿下，异人之义行既已广为他人称赞，想必仁义兼具，臣妾打算将其过继为螟蛉义子，好生教诲，到时不但可以聊解臣妾享天伦之热盼，而且他还可以向殿下学习治理天下的本领，辅佐殿下。”

安国君听后脸色重新又放轻松，爽快地说道：“我还以为是什么事呢，我答应你就是了。而且近日我也一直苦于后辈子侄之中没有一个能够承继王业的人，爱妃这一建议正好也解决我的一块心病，只是不知他是否愿意？”

华阳夫人听见夫君已然应允，自然是非常高兴，差点儿张口就把吕不韦给说出来，好在她口风够紧，连忙笑着说道：

“殿下不必担心，想那异人在邯郸的日子定然也不太好，我既收他为义子，更为他添了一层保护，而且无形之中也提升了他的地位，他怎么会不同意呢？”

“说得倒也是。仔细回想起来，异人为质于赵已经将近20年了。当初他走的时候年未及弱冠，到现在应该也已过而立之年了，希望这么多年的为质生涯对他是一个很好的锻炼。”话到此处，安国君忽然停了下来，沉思半天，这才又颇为谨慎地说道：“此事好是虽好，只不过异人之母夏姬生性耿直倔犟，当年因为其子质于赵一事就曾出言顶撞于我，多年以来我也一直对她颇为冷落，只怕她会从中作梗。”

“这个就请殿下放心，我与夏妃本为宫中姐妹，而且殿下令我主持东宫内政，一会儿我就去找夏妹商议此事，子贵母荣，我想她一定不会反对的。”

“汝真乃吾之贤内助也。”

安国君说着就将自己怀里的华阳夫人抱紧，随后两人又亲热了一番。

之后，华阳夫人赶紧派人到夏姬府中将其找来，夏姬刚到府上，华阳夫人就迫不及待地把自己准备将异人收为螟蛉义子之事告知了她。夏姬自然对此事没有任何阻拦，因为华阳夫人将自己的儿子收为义子那是天大的好事，自己怎会进行阻拦呢。当然，华阳夫人的伶牙俐齿更是让自己十分舒心，经过此事之后，两人以前所有的不愉快仿佛瞬间化为乌有。而夏姬变得更加善解人意，准备与华阳夫人一起共效娥皇女英，共同照顾安国君。

第二天，太子安国君和华阳夫人就在东宫召见了吕不韦，将华阳夫人把异人收为义子之事告知与他，并委任吕不韦为异人的老师，让他好生照顾远在赵国的异人，能够让异人顺利完成质子的职责，争取能让其早日回



国，与安国君学习执政之道。

将所有事宜交代完毕之后，两人盛情款待了吕不韦，一方面是为了对吕不韦进行答谢，另一方面是为了给吕不韦饯行。吕不韦眼见所有的一切都按照自己的安排在一步步进行，心中自然十分高兴，于是欣然答应了安国公与华阳夫人的请求，收拾行囊，回到了赵国。